



工艺文化译丛

[日] 柳宗悦 著  
石建中 张鲁 译  
徐艺乙 校

# 民艺四十年

# 民艺四十年

〔日〕柳宗悦 著  
石建中 张鲁 译  
徐艺乙 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由日本民艺馆授权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8-044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艺四十年 / (日) 柳宗悦著 ; 石建中, 张鲁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

(工艺文化译丛)

ISBN 978-7-5495-0280-6

I. ①民… II. ①柳… ②石… ③张… III. ①民间工  
艺—工艺美术史—日本—文集 IV. ①J509.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821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 28 号 邮政编码:2711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625 字数:200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39.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艺文化译丛编辑委员会

编：徐艺乙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石建中 丘 斌 刘 赦 吕品田

孙建君 苏荣誉 李 军 张夫也

张晓凌 杭 间 杭 侃 尚 刚

徐艺乙 黄豫武

书：张 鲁 董 静

# 丛书总序

徐艺乙

人们经常说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sup>1</sup>，意喻要借助于外力来做成，或是促成某件事情。这样说是引申开来的意思，其实，此话之本义却是古代琢玉工艺的经验之谈。宋儒朱熹引“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sup>2</sup>就把如此说法的来龙去脉铺陈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这套丛书，借用出自工艺经验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句子，来说明编辑的意图，似乎是更有意思的。

中国的工艺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的成就，国人谈论起来总是如数家珍。从远古的石器说起，历

宝，乃至宫殿庙堂、宗祠宅居，以及各种富有情趣的民间工艺品。有些感受 and 研究的，还会细述工艺制作过程中的精微之处，以及历代使用器物的不同规范和名堂。这样的谈论至今依然能够在多个场合听到，而在历朝先贤笔记著述中的相关知识和常识的记录，虽然不如《考工记》、《齐民要术》和《天工开物》那么专业和集中，亦非一星半点都没有，只是多以猎奇的心态为之，零零碎碎，不成体统。

事实上，由中国原始造物艺术延续而来的工艺文化，从其伊始便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的器物所体现的技艺与尺度构成的物与物、人与物关系的和谐空间，不断地规范和调整着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却又因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伴而显得平凡，人们对生活里的器物及其相关知识非常之熟悉，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性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逐渐累积构筑起来的，并且，是经过长年累月的运用而得到反复印证的博大精深的系统知识。尤其是内中所蕴含着的关于宇宙、自然、环境、材料、技艺、造型、利用、传承等的认识和实践的智

慧，将会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进程中起到积极而又重大的作用。

近百年来，中国的学人们在汲取人类文明成就的同时，奋发努力，已经在许多领域逐步建立起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框架体系。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大批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因其理论建树之成绩而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所注目。然而，由于认识的局限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致使中国各领域的学科发展处于极不平衡的态势。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工艺美术理论及其文化研究始终在一定的水平上徘徊，其发展进程远远落后于现代中国学术的大多数学科。如此，与中国世代累积的工艺文化成果及其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内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看，文人士子对于传统物质文化及其研究多不屑一顾，他们依照中国古代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sup>3</sup>之说行事，崇“上”而“鄙”下，能够心平气和地“坐而论道”<sup>4</sup>，却不愿意以正眼看待器物以及制作器物的工匠，这样的意识作为文人的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在20世纪50年代，

工艺美术理论及其文化研究虽然被行政命令划归美术领域，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长期处于观念性的排异反应之中。在当时，美术界流行的是所谓“聪明的人去画油画，油画不行了改国画，国画画不好了刻版画，版画刻不出来搞装潢，装潢搞不好了学染织，染织也学不好了就去做史论”。如此说来，从事美术（或工艺美术）史论的研究竟是最末一等的营生。这样的话语让现代的人们感到滑稽和无法理解，但却是事实，由其造成的恶劣影响亦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工艺美术理论及其文化研究的前进步伐。

而今，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条件已日趋成熟。经过中国几代学人的努力，无论是历代文献资料的系统梳理，还是历史实物资料的个案研究，都已经有了很多的成绩，而在取得这些成绩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更是弥足珍贵的财富。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长期形成的学术信息的不对称和研究方法的落伍，直接导致了我国工艺文化理论体系的建设裹足不前；而对国际上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的认识之朦胧，亦将会使建设中的工艺文化理论



之“中国特色”失去参照物。鉴于此，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希望能够学术的多个层面对当代中国的工艺文化理论建设有所帮助和促进，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当然，外国的理论是在外国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若是直接拿来在中国使用，就有可能“水土不服”，这样的教训已经有了许多。作为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只有建立在中国人的工作基础之上，才会具有中国特色，才能在实践中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期望之所在。

#### 注释

1. 见《诗经·小雅·鹤鸣》篇。
2. 见[宋]朱熹《诗集传》。
3. 见《易经·系辞上传》。
4. 语出[晋]葛洪《抱朴子·用刑》篇，曰：“通人扬子云亦以为肉刑宜复也，但废之来久矣，坐而论道者，未以为急耳。”



柳宗悦 ( 1889—1961 )

目  
录

- 001 丛书总序
- 001 代序·田中丰太郎
- 009 致朝鲜友人书
- 031 不能失去的一座朝鲜建筑
- 043 木喰上人发现之缘起
- 061 杂器之美
- 079 工艺之美
- 103 关于建立工艺社团的提案
- 117 大津绘之美及其性质
- 129 《工艺》杂志之缘起
- 137 民艺之旨趣
- 153 日本民艺馆的成立与工作
- 169 琉球之富
- 213 看“喜左卫门井户”
- 227 手工艺之国
- 233 美之法门
- 255 利休与我
- 267 收藏之辩
- 281 日本之眼
- 297 后记
- 299 关于“民艺”一词
- 305 四十年的回想
- 325 校后记
- 329 注 释

## 代序

多年后闻听《民艺四十年》的书名，一种岁月流逝的感觉便沁入了身体，思绪亦飞到遥远的过去。回首往事，亦如昨日，历历在目。柳先生把“民众的工艺”缩略，从而创造了“民艺”一词。而民艺的萌芽期，大约可以追溯到大正十年（1921）前后。

收录在本书中的《致朝鲜友人书》，以及《艺术》杂志上所刊载的位于庆州的《关于石佛寺的雕刻》，正是大正五年（1916）的秋天。当时柳先生离开日本去了北京，拜访了巴纳德·里奇<sup>1</sup>先生，拜访同在北京的浅川伯教<sup>2</sup>、浅川巧<sup>3</sup>兄弟是此行的收获之一。以这次旅行为契机，柳先生开始就朝鲜民族的心理与工艺美术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索。

大正五年岁末，里奇先生从北京再度来到日本访问，当时住在千叶县我孙子地方的柳先生家里。翌年春天搭建了本窑，大约有3年的时间是在这里烧制陶瓷，其间在东京开过几次个展。里奇先生的好友

富本宪吉<sup>4</sup>先生的陶器新作，也在这段时间里经柳先生等人的介绍得以展出，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在《改造》杂志中发表的《不能失去的一座朝鲜建筑》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光化门<sup>5</sup>因此避免了被拆毁的厄运而得以迁建。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去京城访问时亲眼看到那美丽的身姿。柳先生还和浅川兄弟一起策划了朝鲜民族美术馆（大正十三年四月，在京城府景福宫内的缉敬堂开馆）。柳先生编辑的《白桦》杂志出版了《李朝陶瓷器的介绍》以及在神田流逸庄展出的里奇展特辑。继之，于大正十一年（1922）用私家版本和和式版本的形式出版了《朝鲜的美术》和《陶瓷器之美》，我们怀着感激之心拜读了这些热情洋溢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者，这是首次触及工艺问题的文章。

大正五年春天，我搬到东京居住，因为生来喜欢“物”，常常于余暇时光去看展览会，挨个参观博物馆。当时正是彩壶会<sup>6</sup>的鼎盛时期，他们举办的演讲会我都会去听，对于收藏陶瓷器也充满了热情。知道柳先生的大名，除了《白桦》杂志之外，还有《美术新报》、《艺术》和《中央美术》等杂志以及宗教内容的著作等。但亲自登门拜访是在搬到赤坂高树町以后，那时我才二十三岁左右。

当时，位于高树町的柳宅二楼的十二叠的房间里放着椅子和桌子作为客厅，至今印象很深的是有很多物件，特别是气派的朝鲜朱漆大橱里面，堆满了可爱的李朝水滴和小品瓷器，抽屉里则是大津绘<sup>7</sup>的立

轴，以老鹰、鲛鱼、藤娘等为题材的逸品层出不穷；墙壁上挂着保罗塞尚<sup>8</sup>的大幅风景油画；正面的九尺床上，挂的是种子两部曼陀罗<sup>9</sup>、元代着彩兰图和泥绘<sup>10</sup>荷兰陀船，有时挂着张即之<sup>11</sup>等人的书法；朝鲜螺钿纹桌上的李朝竹梅浮纹白瓷角壶特别抢眼。床侧的博古架上放着里奇制作的驱兔大盘、唐俑妇人立像、宋磁州窑鸟纹陶枕等。如今陈列在民艺馆中的明代釉上彩鸳鸯纹盘和绘有草纹的唐津<sup>12</sup>壶、三岛手<sup>13</sup>水禽纹钵等，都是那时收藏的珍品。总而言之，中国、朝鲜、日本的古陶、木器、染织等门类的收藏也数量可观，常用的器物中也时常有佳品，被小心使用着。房间由于壁挂的原因导致光线昏暗，却那样安静而舒适，飘荡着东洋的高雅气息，其富有魅力的气氛实际上是语言之外的趣味。我想与朋友分享这样的眼福，于是经常邀同志一起去柳宅。年轻时候的愉快记忆，至今也没有消失。

那时候，柳先生已经有了工艺美术馆的构想，在谈话中常常提及，新作运动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世上论美的学者很多，但是真正懂得美的学者却很少。我通过对物的鉴赏倾倒于柳先生，并得到了先生的知遇。偶然的机缘是去甲州<sup>14</sup>旅行时意外地发现了木喰上人<sup>15</sup>的雕刻佛像，从那之后用非常深厚的热情探访上人的遗迹，足迹遍布全国。这在正文里也有说明。

由于大正十二年（1923）九月关东大地震的缘故，柳先生于次年春天从东京搬到京都居住，我也在震后回到故乡新潟市静养。那一年

正好是浜田庄司<sup>16</sup>先生从英国回来，浜田先生与其好友河井宽次郎<sup>17</sup>先生因参观木喰雕刻佛像展览与柳先生结缘，尔后开始了三者之间的亲密交往。

日本民艺美术馆的“设立趣旨书”于大正十五年（1926）四月一日印刷，并发给了各位同道。同年九月，在《越后时代》周刊的报纸上刊登了柳先生的《杂器之美》，这是民艺美论第一次公布于世。翌年四月开始，《工艺之道》分九次在《大调和》杂志上连载。京都成立了“上贺茂工艺协团”<sup>18</sup>，黑田辰秋<sup>19</sup>、青田五朗（良）<sup>20</sup>等诸位开始了工作。这也是民艺运动逐渐具体化的进程。

昭和三年（1928）春，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了御大礼纪念<sup>21</sup>的“国产振兴博览会”，此时在同仁们的支持下，最初以“民艺馆”命名的一栋民宅建成，藏品也全部集中展出，会后全部移到当时叫做“三国庄”的山本为三郎<sup>22</sup>大阪住宅内继续展出。山本先生和同仁们的缘分也愈加深厚，在山本先生的斡旋和帮助下，幸运地得到了仓敷的大原孙三郎<sup>23</sup>的十万日元的捐赠，从此，憧憬中的民艺馆在东京市目黑区驹场町的一角开始建设，于昭和十一年（1936）十月二十四日举行了开馆仪式。从民艺运动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社会，或者是对于现在也是对于未来，其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日本民艺馆之存在。

之后，作为柳先生花甲之年的纪念，将其私有的土地、建筑以及

附属的一切全部捐赠给了民艺馆（去年的秋天，作为文化劳动者得到国家的褒奖，其奖金也都捐给了民艺馆）。事实上，柳先生的全部身心已经与民艺馆融为一体，这样的事例绝无仅有。眼下，馆藏品大约有两万余件，这样的规模借助于柳先生的眼力和热情。并且，在正确的美的标准统一下的鲜活的陈列，使之成为无与伦比的独具特色的工艺博物馆。

昭和六年（1931）一月，日本民艺协会开始发行《工艺》杂志，已经有了一百二十期。除了本书所收的文章，其他的文章也多数在该杂志发表。探究“用与美”的关系以及与生活有关的工艺理论，在生活中通过茶道来品味美，并以此为对象来探讨。以《看“喜左卫门并户”》为代表的众多关于茶道的论文，都鲜明地阐述了工艺的根本意义，当然也有指责现代茶道谬误的警告文章。《琉球之富》所讲述的是南岛宝库，但如果没有柳先生的热情，也未必能够为世人所知。

近年来的东洋哲学讨论多以佛教思想为背景。从净土宗的经典中选取念佛往生之愿，并简单明了地叙述“凡夫成佛”的深远理念。在信与美相结合的一如世界，一语道破民器的被救之由来是必然的。《美之法门》以及近著《无有好丑之愿》等便是代表这些观点的论文，值得刮目相看。

我想，本书的读者与器物无缘者应该只是少数，而《收藏之辩》恰是指出其正确方向的路标。《日本之眼》是病中执笔的成果，列举



了最近的世相之特征，抨击了醉心于欧美的丧心妄言，是唤醒日本文化独立性的警世文字。

这些论文并不是单纯地追寻冷门的理论，而是以少有的尖锐与直观准确地把握了美之核心，可谓扫除尘埃见真理。文字以丰富的情操为基调，在含蓄中蕴含了更深一层的意味。

柳先生于去年的十二月以来患半身不遂于卧病之中。我则于去年夏天开始负责日本民艺协会的工作，特别是因为编辑《民艺》月刊，在东京滞留了很长时间。这期间我时常去柳先生的病床探望，虽然最近已经恢复到可以读书写文章了，但还是希望先生今后不要太过操劳，以养生为重。

田中丰太郎

于新潟市天神尾宅 昭和三十三年六月